

飞鸟

文 / 叶耳

第七届全国打工文学征文大赛小说优秀奖

我们从那里面走出，观到满天星辰。

——但丁

1 后来

后来租住的铁皮屋眼看就要到期了。如果再找不到工作，意味着他们三个人将面临着露宿街头的严峻现实。

每到下班的时候，她们从工厂的大门涌出来，像盛开的花朵，鲜活了这个远郊的工业村。要是碰到她们在细雨里每人骑着一辆单车，川流不息飞舞着，那种壮丽的景观会让你大开眼界。你会疑心这是一场舞蹈的彩排表演。根本不会想到，他们刚刚结束了给老板的上班。当后来找不到工作的时候，后来就成天站在五号路的街头，等待着下班回来的她们。翠绿的深圳因为有后来的存在而更加翠绿。那一刻，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工作，只想到了街上单车飞速的打工妹。她们用另外一种形态诠释了后来为何要来到这个叫五号路的地方。来到这个远郊的工业村。与五号路有着另一层含义的，还有另一个更具代表性的名称，叫第五工业区。

后来在第五工业区附近的一间铁皮屋里住着。后来与另外两个刚从家乡出来找工的人一块儿租住在这里，另外两个人分别是赵客车和胡周圣。他们每天不停地奔走于工业村的路上，穿行在工业区大大小小的工厂门前；寻找着下落不明的生活，碰撞着无人喝彩的机会。后来自己都没有弄懂，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地方，他们为了找一份工作，竟虚度了近一个月的光阴。

光阴似箭。在后来健壮如牛的身体里折腾着又尖又疼的孤独的滋味。

在这家标致玩具厂，没有一个姑娘是标致的。不过我们这些男的倒是还有几个是蛮标致的。后来的话总是偏走剑锋，有着他自己的别出心裁。用后来说那些娘们的话说：还是蛮不坏的嘛。确实是蛮不坏的，老板也这么说我们，我们当然也包含了那些并不标致的姑娘们。可我们哪里知道，老板这么说我们，是把我们当成了他的玩具。玩具越多他就越发威风了。

对了，娴熟的勘测者就是我这样的人。在喧嚣的工厂里释放能量。能就是能够的能。力就是力量的力。一本关于人与力量的生活经典。

姓名：叶小鱼

籍贯：湖南省客里山

出生年月：1979年10月1日

文化程度：高中

工作经验：无

余下填写的省略。

后来说我的字写得好，有力。后来说，你看上去是个有文化的人啊。

后来和我一个货仓。我们都是仓库里的杂工。说是杂工，也不纯粹，我们还经常统计货仓里的纸箱彩盒和海绵泡沫等。用香港笔在五颜六色的纸箱上书写着草体字和数字代码。后来比我高大，高出了一个大头。后来是个有意思的人。没有人知道，后来是如此热爱南方，热爱深圳，热爱深圳的空气，就像他一直热爱的姑娘那样。

后来是坐火车来到深圳的。坐在他旁边的是一位小家碧玉模样的妇人，看上去很妩媚。她看人的眼光带着爱娇的神情，让人的幻想四散惊乱。后来微微闭上眼睛，享受着去往深圳的风情。

在深圳火车站开出的大巴上，车上的乘客让后来感到舒心。当一位抱着孩子的乘客走上车时，后来就看到许多座位空了出来，不约而同站起来的人真多。“老板请到这里坐吧。”声音清圆而悦耳。后来想，这是深圳最美的一幅画了。这时，情绪高涨的后来居然用女人的窄嗓子唱起了曲子：“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

后来不是他的真名。他用的是别人的身份证。标致玩具厂一个最大的特点，借人家的身份证也可以混淆黑白。后来的身份证不是借的，是在路

上捡到的。准确的说是后来在逃离另外一家工厂时在路上捡到的。

后来痛快淋漓地朝空中撒了一泡尿。这泡尿憋得太久了，它们在他的体内噎噎地叫。这个世界无人可知，是后来最先发现了它们的慌不择路，它们都等不及了，想涌出来。后来几乎是选择了跑步，一路小跑，就找到了它们的去处。在一棵树前。就是这儿了。还没等后来完全准备好，它们就汹涌而来，用了弹性的射击。它们在阳光和白云之间，看不出一点的害羞。

后来若无其事地吹起了口哨。口哨吹得低低的，轻轻的，并不响，但有了音的质感，很亮。当后来粗枝大叶地撒完了这一泡尿回来时，赵客车却不见了。

赵客车不见了。

赵客车哪里去了？

德宝制品厂门前围拢的一大群人，一下子就消失了一大半。

招聘的小黑板也不见了。

这个发现让后来微微慌了神，惊了心。事态正在朝着恍惚模糊的一面迈进，越来越远。也越来越近。清晰的答案告诉了后来距离产生不了真正的美。

就在刚才，后来还没有跑去撒尿之前的几分钟里，铁门上还挂着一块小黑板，用粉笔字写着：

招 聘

因货源增多，需急聘普工数名。

男女不限，年龄 18-22 岁。初中以上文化。生熟手均可。

包吃住，加班有夜宵。

德宝制品厂人事部

XX 年 X 月 X 日

后来和赵客车走到德宝制品厂时，刚好挂出招聘的消息。这对于后来和赵客车来说，无疑是一次神奇的相遇。欢腾的心和喜笑颜开的皮肤显得那么决定。赵客车说，现在好了，机会来了。后来补充了一句客里山的修辞：望两个当真味瓜。望两个当真味瓜，这句话后面的一个瓜字也可以换成呱、

舌、刷等。这句话的意思说，我们两个人现在真的很好很好了。很开心很开心啊！现在看谁还能把他俩分开，我们两个有足够的把握进这个厂了。想象迅速地扩充了后来和赵客车的道路，道路上阳光很好！它们以一种温柔和煦的光泽映照着他们的身体。德宝制品厂看上去很大，宽敞的厂门口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后来，另外一个赵客车。

后来和赵客车都各自掏出了身份证。朝铁门里递了进去。

里面的人看了一眼，点了点头。好的。你们先在门口等着。后来和赵客车就站在那儿，耳朵里充满了消息的期盼。两个人的眼神放射出了终被上帝怜爱的抒情来。可上帝还没来得及接近抒情，里面的人却说，人事部的领导有点事需要处理。可能要多等一会儿。说完就把身份证退回给了他俩。大概要等多久？这个不好说，你俩先等着吧。他俩就只好在厂门口等待了。人来人往的工业区里，等待是一种威胁。不到十几分钟的时间，厂门口便多了几个等待的人了。时间越长等待的人就越多。七个八个。十个二十个。……他们和阳光暴晒在一起，后来和赵客车开始犯起了嘀咕：看来，还不一定呢？是哦，还不一定呢。后来的语气没有了刚才的兴奋，也没有了太多的自信了。照这个情形来看，就只能靠碰运气了。应聘普工就是这样，谁的身份证先递进去，谁先填了表谁就可能有机会被录用了。每个人手里都捏着身份证，每个人都心存了被召唤的渴望。每一个人的手心里都捏有着自己的前途和去向，后来，赵客车，还有他们都紧紧地捏着身份证。捏得心跳咚咚地响。

后来他们都在等待着，等待着机会的来临。

1 从前

水稻说熟就熟了，从前说走就走了。

从前和我坐在稻园的田塍上。我们正在谈论着城市，谈论着比这更远的远方。

那时候的从前和客里山一样，对南方所有的印象均来自于到过南方的人的讲述。他们用语言复制了南方。道听途说的南方成了客里山每个人无边无际的猜想。这样的猜想通常很不靠谱，却又充满了意味深长的兴奋。从前就是沿着这条很不靠谱的猜想之路像走亲戚一样去过南方几回了。

俗话说，穷苦的孩子早当家。在客里山，只要辍了学走上了社会，生活就只能靠自己了。不读书了没有了幻想的指望，就只有埋头苦干，靠体力和汗水来指望未来的每一种可能。劳动在客里山的人看来是一种最平等自由的美。客里山的每个人都欣赏这种美，迷恋这种美，追求这种美。这种美的习惯让每一个客里山人的身体里都蕴藏了健康和阳光，它们趣味盎然，它们蓝田日暖。客里山地处偏僻落后，但人的思想并不落后，他们用了农人的本份和笨拙在泥土和庄稼上创造着一切。客里山一些院落的墙上粉刷着黑体的名人语录，有毛主席的“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有马克思的“社会的进步，是人类在追求美的结果。”

我问从前，这些是真的么？从前说，哪个耍你是条卵。

从前一边说着话，一边吹起了口哨，又顺手从田埂上扯下来了几根狗尾巴草，放进嘴里漫不经心地咬着。

有些水稻收割了，田野里到处竖立着扎好的草垛。微风轻轻地送来稻香。从前说，我很喜欢这种味道，这是一种粮食的味道。从前和我躺在被阳光晒了几天的草垛上，风情万种。我问从前，还要不要去你姐姐家住？从前说，再等等看吧。我和从前准备去南方打工。我们什么都没带，连换洗的衣服也没有带一件。用从前的话说，在城市里什么都有，只要有了工作有了钱，什么都可以买的。从前是一个充满理想情怀的人，从前说，放心吧，城市已为我们准备了一切。

从前说到了南方，你如果不马上找份工作，就会成为城市工业的盲流，就很可能因为没有单位的证明，而被查暂住证的抓住。从前首先让我懂得了暂住证在当时是多么的重要。

从前是这样描述的：“你可还不知道南方那个地方，一到晚上到处查暂住证，要是你没有暂住证，那你就麻烦了。不是一般的麻烦，是欲哭无泪的麻烦。要是你没有暂住证，一抓到你，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你赶上囚车。直接送到阳江或樟木头劳改场去劳改几个月。

好多人都为了一张暂住证，惊破了胆，吓出了尿。我在一家建筑工地和一个老乡夜宿时，就亲历了查暂住证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大家都沉睡在夜梦之中，一声查暂住证。大家都像被蛇蛰了一样地挺身而出，从被窝里爬了出来，有些人连衣服也来不及穿，光穿着一条裤衩不要命地越床而跑，

往野外空旷的工地上跑。有一个老乡由于慌不择路，竟然往水草稠密的泥坑里跑，结果是人得以脱了身，刚买的鞋子却有一只陷埋在了泥水坑里了。

我们是在天快黑的时候离开家乡客里山的。翻山越岭，来到了黄桥铺。我们准备坐最早的一班长途汽车去南方。从前的姐姐就嫁在离黄桥铺镇附近的农村。出来时从前就跟我设计好了，到了黄桥铺，先住姐姐家，等天麻麻亮，再去车站坐车出发。其实这个姐姐也不是从前的亲姐姐，是从前姨妈的女儿，是他的表姐。

隐隐约约能听到从前姐姐村子里狗的叫声，还夹杂着鸡鸭鹅的声响。能隐约听到男人在骂婆娘的声音：“没男人压的丑婆娘，你何不去照照镜子看看，还以为自个乖态得很哩！”伴随着的是男人的咳嗽声和女人的哭声。平心而论，在我们那里男人女人的粗话，都很有神韵。尤其是在客里山。男人在路上碰到别家的婆娘，管不住口的就喜欢哑一声粗痞的话来：嫂嫂，昨夜跟张哥在床上耍了把戏么？味么？要是泼辣的婆娘，才不怕你呐。她敞口锐声道：你难道没耍过把戏，不晓得味么？老把戏压的。知道这婆娘角色厉害，这逗笑的男人就赶紧禁了声，风快跑掉了。在客里山，骂粗话讲粗话成了日常生活里最常见的亲昵方式。骂粗话讲粗话成了日常生活里最常见的亲昵方式。女人把饭菜都做好了，还不见男人回来，就站在自家屋角下朝通院子里喊：健了脚的，在哪个骚货屋里缠魂，还回来泄么呐？男人要是高兴了，有了兴致，就回骂自己婆娘一句：你个不怕修的娘们，等我回来压你一顿试下。声音朗朗，很是动人。在客里山，这样的对话就像一种自然的美声音乐，让生活直接、简单，充满了质感的力量。客里山的男人和女人就活在泥土和植物的简单里。他们和她们是原生活的一种，是一种珍贵的意味深长。

月亮出来了，夜更静了，更深了。我问从前，还去你姐姐家吗？从前犹疑了很久，他说他姐姐对他是好，就是他姐夫是一个没意思的人，我们干脆就在这田野里过夜吧。你看，月亮这么美，很快一晚上就过去了。

月光沉浸于我们的身体里。我猜想了这个夜晚，猜想了许多个这样的夜晚。

2 后来

机会这个东西太难说了。一句两句话说不清楚。

后来从家里刚出来时，还带了好几百元钱，来到第五工业区，在五号路呆的时间越长，生活就越艰难，压力也就越大。没有工作消息的日子，时间就像一场等待的手术。工作一直了无音讯。手里的钱也越来越少了，眼看就捉襟见肘了。在工业村形形色色的工厂门前，机缘巧合，后来认识了刚从家里出来打工不久的湖南老乡赵客车。还有胡周圣，因为三个人很谈得来，加上又都是后来的老乡，他们隔得很近，彼此差不多可以用各自家乡的方言来交谈了。三个人立马合伙在第五工业区附近租了一间廉价的铁皮棚屋。每个月才一百多块钱。是深圳市区内最便宜的租房了。

后来，赵客车，胡周圣。原本三个人，还有那个胡周圣哪里去了呢？胡周圣进厂了。他运气真好！好像机会这个东西想着法儿往他身上撞，撞得他措手不及。胡周圣进厂了，他要感谢的人是后来，要不是后来，他哪有那么好的运气呢？

胡周圣掏出三块钱请后来和赵客车在第五工业区综合市场每人喝了一碗冰冻糖水。喝完糖水后，胡周圣很洋气地打了一个响指：结账。然后盯着后来和赵客车说，照目前的情形，我看我们得先随便找份工再说，先进厂找个地方住下来再说。有了机会再跳槽。

后来和赵客车很认同地点了点头。

也只能如此了。

糖水的效果真好，喝完以后整个人精神都上来了。可是这样的效果太短暂，很快他们又渴了。渴了也是没得办法的。胡周圣说，今天三个人无论如何得进厂，再不进厂，我们已经身无分文了。流浪街头不但容易碰到坏人，还有可能会饿死。三个人走在工业区的路上，阳光无情地暴晒着他们。他们的汗珠就流了下来。今天就算是找个杂工也得进厂了。三个人恶狠狠地说。

他们三个人走到一家厂门前时都停住了脚步，他们都发现了这个厂在招人，这个发现让他们兴奋了起来，可很快又有了失落感。招聘广告是用A4纸打印出来贴在墙上的。上面可惜只招一人，是个办公室文员。他们都知道文员一般只招女孩子，上面没有标明是个女性，这说明还是有可能性的。

不过，上面很清楚地注明了一条，必须懂得电脑操作系统。他们的心一下子就凉了半截。赵客车看到电脑两个字就迅速走开了，走到厂前面好远的地方站着，觑着眼睛看着。后来对胡周圣说，要不，我俩去试试看。胡周圣说，一看就知道没戏了。去浪费表情么？后来说，试试怕什么，机会总归是试出来的嘛。胡周圣说，有两条很明确地给出了我们的答案：一是文员 90% 是要个女的。二是我们一点儿也不懂电脑。连电脑开关在哪里都不知道，怎么去试呢？你真是开国际玩笑呢！胡周圣不由得摇了摇头，笑了一声。但后来还是想去试试，不是去试工作，是想借应聘的机会去办公室喝杯水。他对胡周圣说，要不，去喝杯水吧，喝杯水就下来。如何？

在后来的鼓动下，胡周圣才勉为其难地跟他去了办公室。

办公室小姐给他们从饮水机里各自倒了一杯冷水。后来抿了一口，这水真冰爽！后来一口气就喝完了它。小姐看着他笑了笑。问，你们是来应聘的吗？小姐说完又帮后来去倒了一杯水。这一次后来却舍不得再喝了。后来想，要是进了这里面上班，有这么高级的水喝也是挺好的。你们是想应聘什么工作呢？后来本来是想说来应聘文员的，但看到办公室里每一张桌子都摆放了电脑。想起了胡周圣的话，心里一下子就虚了。他很务实地小心翼翼问小姐，你们这里还招普工吗？小姐说，我们目前不招普工，只急需一名文员。……小姐又转过头去扫了一眼胡周圣，请问这位也是来应聘普工的吗？胡周圣赶紧站了起来，声音很响却意外镇定地说，不是，我是来应聘文员。说着，胡周圣就把手里塑料文件袋的里资料递给了她。资料有个人简历及发表作品的复印件。还有手写的自我推荐书。为何要一份手写的呢？胡周圣是这么跟后来解释的，让老板知道我的字写得也好。字写得好，也是一门技术。小姐说，没想到，你还是个人才啊！胡周圣就偷偷地朝后来挤了一下眼睛。小姐说，你会电脑吗？胡周圣说，不会。小姐停住了翻看资料。这句话让小姐有了忍痛割爱的决断。小姐就很客气地说，不会电脑，那就没办法了。你是个人才，可你不是我们要招聘的人。小姐正准备把胡周圣手写的那份推荐书装进去时，就在这时，一个男人走了进来，问这是什么？顺手拿起来看了看。当他看了胡周圣的写作的推荐书后，说，你的字写得好！你想应聘什么？小姐就把刚才应聘的事给他说了。他又看了看他发表的作品及其它资料。说，这样吧，你先试写几个字给我

看看。胡周圣就试写给了几行字：自信的才是美丽的！这人看了后，想了想说，我临时有个想法，你来我们厂务部门上班，负责书写和一些文字类的宣传工作，如何？胡周圣没想到他说出这样的话来，出乎意料地惊喜让胡周圣的眼睛亮了一下。他的手明显因为过于激动在微微抖动，这个胡周圣，真有你的。那人问胡周圣，你是现在就开始上班呢？还是等到明天？如果现在上班，你晚上就可以住厂里，在厂里吃饭了。胡周圣连想都没有想过就答应了这个人，我马上上班。这个人就笑了。出来时，后来问小姐这个人是谁？小姐说这个人是我们厂里的老板。

上去面试的是后来，胡周圣是被后来拉上去陪衬的。谁又能想到生活却跟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不想去面试的却被录取了。而一心想进去的后来却反而被踢了出来。进去的是两个人，两个人说到底都只不过只想去喝一口水而已。可哪曾想到下来的就只有后来一个人了。

赵客车看到只有后来一个人下来，就问胡周圣怎么没下来？

赵客车说，胡周圣怎么没下来啊？

后来说，他被录用了。

后来在进标致玩具厂之前的那个厂是个木业厂。主要生产木制相框类的产品。工厂的工资是按计件来算的，多劳多得。熟手每个月都能赚一千多块钱，加班多的时候，有时可以拿到两千。什么样的才称得上是熟手呢？后来说一般进厂一个月后就可以算是熟手了。因为相框的制作本身就很简单，并不难懂。生手成为熟手的一个重要的元素，就是要眼明手快。一个人只要做到了熟能生巧，也就可以成为名副其实的熟手了。后来在里面做了三个月了，却还是个生手。别人每天都做上百个相框，他一天累死累活也才捣鼓出那么仅有的十几个。好在工厂是包吃包住的，要不，他真的连吃饭都要成问题了。没有一个人不笑话后来的。

每次上班之前的十分钟每个部门都要开一个小会，所有的员工站成一排，由班长清点人数并报人名，喊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回答：到。每天喊到后来时，主管都叫他先站出来。站到最前面去。主管说，后来，你这么干，我看你还要补钱给工厂了。后来站在那里，保持了沉默。他们部门两天前也刚新进来一个人，叫哈小逃。跟后来不相上下。主管问，哈小逃，你以前在哪个厂打工呢？哈小逃说我以前在家里一所中学做代课老师，第

一次出来打工。主管没想到哈小逃还是个老师，声音自然又温和了许多，问，你一天做这么几个，你觉得惭愧吗？哈小逃说主管我惭愧。主管没想到哈小逃还这么谦虚，很快就叫他站回了队里。剩下了后来，主管很讨厌地扫了他一眼，问，后来你惭不惭愧？后来说，我不知道。部门的人哄堂大笑起来。主管说，你真是一个不知羞耻的人。后来说，这也叫不知道羞耻么？我不知道啊。主管伸出了一根手指头来，对准后来的半边脑壳激动地抖了几下，声色俱厉地抖动着声音喊道：我要炒掉你！

毫无疑问，后来最终还是离开了这家木业厂。

不是被主管炒掉的，是后来自己炒掉了自己。

2 从前

谈到从前，不得不谈客里山另外一个也叫从前的人。这个从前是我的邻居。挨得很近，小时候我们要得很好。从前与客里山的年青人不同的是，他以前在城里生活了三年。说是生活了三年了还不如说是读了三年的书。说是读了三年书也不完全准确，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从前被一户城里人家抱养了。有时候人就是咯样奇怪，说不准哪天你就去城里了。而且你这一生都还没来得及准备。那时候，从前去外村帮一个亲戚家割水稻，被一户城里的人家看上了，想抱养他。觉得这孩子长得怪可爱的，就跟他说了不少的话问了他不少的情况，这城里来的人家才知道这是个很苦的孩子，下学期就要辍学不读书了，从前毕竟还是个孩子，才读小学三年级啊。这使他们更有了想抱养从前的强烈愿望。

他们问从前是哪个村的？

从前说，客里山。

女人问，客里山在哪里？

从前用手指着一座很高的山说，爬过这座山就到了。

男人问，你去过城里吗？

从前没吱声。

男人问，想去城里吗？

从前没吱声。

女人问，你还想读书吗？

从前说，想。

他们来到了客里山，走进了从前的家。

百物杂陈的农家大院，保叔正弯着清而壮的腰从猪栏里起淤，每一次钉耙的起落都是那么的结实。保叔的手粗糙，张开来像两块裂缝的板。高高扬起钉耙，钉耙在阳光下格外生动。钉耙的深度便是阳光的深度。那些散发健康的猪臊味儿，在保叔的深筒靴子里踩出了和谐的清响。

这种声响是有音韵的，如美妙的蛐蛐在瓮中扑腾，扑腾一个老人的荒寂。

保叔是否找到了劳动的快感，朝着摊开的手心重重地吐了两把口水，来回一搓，口水便变得白稠白稠的。钉耙的长木柄经这白稠的液体一滋润，更是虎虎生威。

那城里来的女人就问从前，想去城里吗？

从前就拿眼瞅了瞅保叔，保叔是从前的爹。

保叔静静地吧嗒着手里的旱烟。想笑却又没笑出来，不知道怎么去回复女人的话。不知所措的保叔有时候就那么坐着，阳光似画。匾筛挂在柱子的挂钩上，阳光就从匾筛的缝隙里挤了进来，阳光非常干净地落在了保叔的身上。保叔有时候就那么坐着，阳光晒着他，他也晒着阳光。

每回去保叔家，保叔总要搬一根长凳出来让我坐，用衣袖把长凳上的灰尘揩去，憨厚地笑谈起来：莫管客气嘛，坐嘛。黑色的牙齿露出一脸健康的笑来。接着就是几声点燃旱烟的咳嗽声。

保叔总爱在饭前喝一大碗烧酒。有菜没菜都能喝，而且喝得有滋有味。邻里邻舍与保叔合得来的人总喜爱看保叔喝酒，看得多了，像保叔喝酒一样，也上了瘾。每到吃饭时分，就会有人端着盛满饭菜的碗跑到保叔家去看保叔喝酒。看保叔喝酒的人有了兴致，也坐了下来想喝一口。保叔就很热情地阔气起来：来嘛，筛一杯烧酒喝咧！这人刚抿了几小口，眯着眼睛正在享受着酒精的绵醇，感觉还才刚刚开始，就听到一个很嚣很敞的声音从自家屋里抛来：

猪压出的是冇晓得回了？健了个骨哩蹿尸招魂的哩。

这喝酒的人听出来了是婆娘的声音，婆娘在骂自己哩。也不恼，也假凶悍的样子回一句：

喊什么喊，喊邪你的牙腔。

话是这样壮，但人却只得柔了一般地回家去了。

在客里山，两口子用粗痞的话相骂，外人听了以为是在吵架，其实不然，在客里山，这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别样的亲热方式。女人骂男人尻尻卵，男人是乐意的，男人骂女人骚麻屁，女人也是欢喜的。只要对方心里都装着爱念和情感，这样的话听来是很动人的。

城里来的女人把为何要带从前去城里读书的想法具体分析给了保叔听，还给保叔运用了未来丰富多彩的想象和假设。总之一句话，想方设法地让保叔动心。让保叔动情。保叔很难为情，保叔是个老实了一辈子的庄稼人。保叔说，我怕从前他不习惯呐。

城里来的女人就又问从前：想去城里读书么？女人的话充满了母亲的柔情。

从前这一次却对去城里喜出望外地说了一声：想。亮亮的嗓子。

从前仿佛看到了一盏灯照亮了自己。又补充了一句：我不怕，我会习惯的。

经过长时间的思想斗争，保叔答应了那户城里人的要求，把从前给了那户人家。那户人家姓李，男的是个医生，女的在百货公司上班，有两个女儿，一个读小学四年级，一个念二年级。这户人家主要就是缺一个男孩，一直有个心愿想有个男孩，生了两胎都是女的，按规定是不允许再生的了。

从前走了。

保叔一壶烧酒下肚后，觉得家里一下子就空了许多，也大了许多，不知道是哪里空了，是哪里大了。保叔在房间里到处找，到处看，房间里的柜子是柜子，床是床，扁桶是扁桶，酒缸是酒缸，火盆是火盆，门是门，窗是窗……房间还是原来的房间。原来是的东西现在还是多少东西。保叔说也没哪里空了没哪里大了呀？保叔就对自己傻笑了一下，完全服输了的感觉。

保叔说，压他娘的，是喝高了哩！

保叔用火柴擦亮了房间里的灯盏：真的喝高了哩！

3 后来

厂里没货做时，工厂就会给员工们放一天假。后来是在休假的那天早上碰到主管的。后来一个人没事就沿着工厂外的草坪一直走。后来边走边在想，边想边在笑。他想什么呢？他笑什么呢？他想起父亲和自己在家乡屋门前的场景。

后来不读书了照样深埋了幻想在内心深处，照样用了这样或那样的幻想指望着未知的生活。后来站在自家的屋檐下，瞧着那些散发绿纹和灰尘的泥墙黑瓦，很艺术地吹起了口哨。这些口哨一个一个地爬上了他的屋顶，爬到了高过屋顶的枣树上，然后荡漾起来，摇晃起来，把空出的天荡出了一朵朵的风情。每一粒枣都安静地结在树上，每一声口哨都在安静的枣仁里定了神，屏住了风。阳光却以一股难以捉摸的辣味儿，薄薄地抖落。

后来说，别个的都砌了新屋，这剩下的旧屋倒成了风景了。

你这是没有能耐的话呢。另一个声音冷不防弹了出来，吓了后来一跳。说这话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后来的父亲。

后来窃了父亲一眼，用尽了思考的活泼。

有了能耐我才不在这地方竖楼呢，我要到城里去买房子。

你这话说了好几年了，怎么还没见你买呢？

父亲的话一下子就把后来噎住了。

后来像树上结的枣，说熟就熟了。后来早到了娶媳妇的年龄了。在后来的故乡，看一个人有没有能耐无非两件事：盖新楼。娶媳妇。风和炊烟缭绕在后来的头顶，阳光似打了一针，尖酸了，感伤了，纠结了，它们挤进了后来的身体里，一会儿情绪高涨，一会儿情绪低落；这使得后来在百感交集的时针里，每一针都让他感到惭愧，每一针都留下了遗忘的羞怯和内疚。

当他停下来时，发现已经走了很远了，工厂都快看不到了。后来不由得想哼唱两句，可又记不得歌词，只好胡乱地编了两句：姑娘姑娘你听我说，等我混好了咱再瞧。后来上班的工厂在一座山下面，这里地处偏僻，后来走的这条路，听说晚上经常有抢劫犯在这里敲诈勒索。后来刚停下来就看到了主管，还看到了主管带着一位姑娘。这位姑娘有一种在哪里见过的感觉，但就是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后来没想到主管还是一条色狼。后来转

过身去，准备往回走。后来，主管叫住了他，你等一下。后来只得又转过身面对着主管。主管还沉浸在姑娘的神秘色彩里，所以一脸的笑也色彩异常。色迷迷地盯着后来，问，你到哪里呢？后来不好意思地说，随便转转。主管若有所思地哦了一声，“你帮我把单车推回工厂去，我推着不方便。”后来心想，你哪里是不方便，你是怕与姑娘如胶似漆时，怕人把单车给偷了吧。后来接过主管的单车一跃就跨了上去，刚松开刹车板准备飞奔时，主管又叫住了后来。这一次主管犹豫了好久才从衣裤口袋里掏出一个黑色的钱包来。递交到后来的手里，主管说，这钱包里有六百块钱，你帮我一并带回厂里保管。后来感觉到了主管情不得已又无可奈何的矛盾心理。主管只寂寞地笑了笑，挥了挥手。后来用力一蹬，单车就像风一样，飞了起来。风吹着后来，单车飞了起来。

快到工厂时，后来突然不想进去了。后来早就厌烦了这个厂，也恨透了主管，后来要重新找厂，找一个不计件的适合自己的厂，苦点累点无所谓，哪怕是做杂工也可以。后来朝着另外一个更远的工业区飞去。

他被录用了。

赵客车和后来在路上不停地想着这件事。觉得好笑又觉得好烦。更多的是觉得机会不可思议。机会就是这样，碰到了就要大胆去抓，抓到了就成功了。不去碰不去抓它，机会永远就只能是一个空缺的机会。经过这一次，后来和赵客车有了新的想法和决定，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只要招聘就去试验。

没想到，机会碰到了他们，后来却又没有抓住。

这一次，却被赵客车抓住了。

在德宝制品厂门口，后来问里面的人，厂门口的一部分人都哪里去了？后来的那个老乡赵客车哪里去了？里面的人说，进厂里面去面试了。后来问，还可以进去面试么？里面的人说，不行了，今天的人数太多了。今天只招十几个人。进去了的是不是就差不多都应聘上了？里面的人说，收了身份证能进去的就差不多都要了。进去主要是去填表和到人事部核对一下本人。当初三个人出来时还亲如兄弟般地相互说，有苦同当，有福同享。进厂要进就进同一个厂。可到了现实面前，大家又都忘记了最初的约定。正这么想着时，后来看到厂里面涌出了一大批的人来了。他们应聘完了。

远远地后来就看见了赵客车。赵客车看上去很高兴！脸上一脸的笑。他走近了，问后来，你怎么去撒泡尿那么久啊。我还跑到厂后面找了你好，都不见你。你是不是跑到山上面去了？后来说是的。你现在好了，胡周圣进厂了，你也进厂了，你们都进厂了，只剩下了我，只剩下了我一个人了。我……赵客车当然理解后来的心情，知道后来的难处。俗话说，出门在外，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原来是三条路的，现在就剩下自己一条路了。赵客车说，要不，我去问问里面的人，让你也进来。后来说，没用的。他们说了，人数够了，不招人。

你什么时候上班？

我上晚班。这个厂是两班制，每班十二个钟。一个白班，一个晚班。

阳光照在后来和赵客车的面前，明显没有以前那么充足了。它们正在他们的身体里慢慢的散失原有的亮度，阳光这么温柔，却给了后来无尽的落寞。

赵客车说，要不，我也出厂算了。跟你一起再去找？

后来说，你好不容易都进去了，再出来，恐怕难再找到了。你知道我们三个人已经找了好长时间了，睡地板床也睡了好久了。现在都没钱了，进了厂至少还有饭吃啊。赵客车说，这样，你再去找，要是实在找不到，以后我天天从厂里打饭出来，两个分着吃。好不好？赵客车说，我身上还剩下十块钱，全都给你。现在天色也不早了，你趁着阳光还很光亮，赶紧去找找吧。不要怕吃苦，一家一家地找，一个工业区一个工业区地去找。要相信自己。我们三个人都会在同一天进厂的。

3 从前

刚下火车，从前就不见了。我找遍了广州火车站也没找到从前。从前像个谜一样隐身于工业的南方。我仔细回忆与从前在火车上的情景，以及关于从前的前后左右。就在我想不出一个所以然时，我的脑海里突然闪现出了一张漂亮的脸。这是一张女性的脸。对了。就是这个女人的出现后，从前就与她聊上了，后来漫长的黑夜里我困倦地睡去了，从前还沉浸在女人与他交谈甚欢的从前里。也许命运就在这一刻改写了我和从前的旅行。我一下火车，从前就不见了。我找遍了火车站的每一个角落，都不见从前

的影子。我站在人来人往的火车站等待了长达三个小时的从前，经验告诉我，从前找不到了。

从前去了哪里呢？我沿着从前的过去慢慢去思考这个问题。

从前这个人怎么说呢？一时也说不好。从前最初也是同客里山附近村里的一个从南方打工回来的人一起去了南方的。那时，他答应了从前，说跟他去南方进厂没一点问题。因为他肯定的语气，从前有了去南方的勇气和决定。从前的娘听了很落心，也同意从前跟那个人去，娘知道从前一到南方就可以进厂了。这在她看来，可是件难得的好事情。出门在外，千难万难有了工作就啥事也不怕难了。天还不显眼，娘就送从前去这个人的家里，去时，那家人也有好几个人早等在他家里了。有几个是女孩子，两三个男孩子，女孩子都是鹅峰岭上的，是这人的亲戚。其他的大都是邻村的人。娘到了这户人家家里，就对带从前去南方的人说，你好好带他，管他哩。那人就笑了，说，从前这么大的人，应该自己懂的，你老别操心了。半个钟左右，他们就启程了。月光还挂在树梢上，村里的狗在汪汪地叫嚣，池塘的鱼也像受了惊吓一样，在水里跳了起来，经过一些人家门口时，那些鹅和鸭也闻到了声响，嘎嘎嘎地叫了起来。村庄在这些左右熟悉的家禽吵嚷里变得格外寂静，从前他们穿山越岭地走着，村庄正慢慢地消融在月光里的雾气里。

他们从家乡的县城坐汽车到了衡阳，再从衡阳火车站去坐火车。从前清晰地记得，火车站广场上人山人海，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多的人！他们像潮水，时而高涨，时而沉浮。把人挤压得惨不忍睹。有几个外地的打工女子左右为攻地夹住了从前的身体，她们高耸的胸脯紧紧地贴着从前的身体，一荡一荡让他无法忍受。把他的心几乎给荡了出来。

从前被介绍进了厂，是个小型的私人老板加工厂。第一天没见到老板，从前只好睡在阳台上。等进了这家厂后才知道，这是一家没有营业执照的非法生产的小黑厂，加班加点都没有夜宵吃的，也没有补贴。是记件的。你做一件记多少钱。工厂伙食又差，晚上蚊子又多。听说这里的员工大都是新进来不久的，原来的都走掉了。从前干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对这家工厂产生了失望。最后自动离了厂。

我记得从前参加高考完后，就带着我还有另外一位同学去高沙镇上的

中学看录取分数线。我们三个人是坐手扶拖拉机去的。那天从前很早就来敲我的门，我睡在后堂屋，所以我就把后门打开了。后门长时间没有开过，门上都结了蜘蛛网了。从前猫着身子闪了进来，还是被蜘蛛网给粘了。从前说，你这个鱼虾，让我走后门，一点好处都没有。在乡下的马路上，我们拦了一辆手扶拖拉机去了高沙镇。三个人坐在手扶拖拉机的后车厢里，拖拉机突突地向前一摇一摆地冲着。早晨的阳光像一朵一朵的野花，盛开在四处都是水稻和庄稼的田野上。田野里正在等待收割的稻子，黄澄澄的一片。它们在阳光下散发着黄金的气息。远远的农田里隐约可见大清早忙碌的身影。他们挥舞着镰刀，弯着腰，正在割着一份属于自己的微笑。劳动真好！从前吐了一把口水后发出了美声唱法一样的声调。我们三个人于是很快谈到了劳动与生活的关系。当然也不可避免地谈到了理想与现实。从前的同学问我，假如将来你没能考上大学，你会选择在家乡种一辈子田地吗？这个问题有些大，我还没来得及去想。被他这么一问还真给难住了我。我看着从前，真不知如何回答从前的同学。从前却充分准备似地露出了微笑，那是一种经过长时间思考后得出的微笑，从前说，我才不种田呢？这么一望无边的田地，一辈子都种不完它啊。说完，从前就扯开嗓子唱了起来：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辛苦的工作；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漠，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

到了高沙镇那所中学后，从前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被录取。骂了几句娘后。从前就带我们去街上每人吃了一个牛肉汤粉。从前说，反正书没得读了，多花几块钱算什么呢。吃完粉后，从前余味未尽。捏了一根筷子在手心，轻轻地敲打着碗，很有节奏。碗就发出好听的声音来，这声音里有从前的心事，这心事却无人可知。从前充满忧伤地喊道，看吧。下一个春天，我将在城市诞生我的梦想。我和从前的同学都没想到，从前选择了去往南方，工业的南方，那样的一个城市，我们其实根本就没准备好，究竟去那里干什么？

而对于客里山的另一个从前来说呢？三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从前去了城里三年没有回来过了。

保叔曾经去城里看过一回从前，想接他回来住几天，可从前不愿意跟他回来。保叔那天见到从前一下子认不出来了。认不出来的从前长得白了

胖了高了也体面了。保叔心里是高兴的称心的痛快的，可能还是美好的。从前见到了自己的父亲，看到父亲身上的一身土气，穿着那破了洞的布鞋，身上的那股汗酸味让从前不习惯了。从前只远远地看着保叔，却没有走近来。

保叔露出一脸慈善的笑来。喊从前的名字。从前。从前。

从前却没有答腔。

保叔再喊了一声。还用手激动地摆了摆。

从前仍然无动于衷。

那两个妹妹从来没有见过保叔，就问从前，哥，那个老头是谁呀？

从前很想告诉妹妹们，这是他的亲生父亲。但从前却开不了这个口，他不知道为何开不了这个口。他心里真想喊一声爹。但他喊出的是烦躁和不安，他只轻轻地喊了一声：你来了。从前的爹很高兴从前长得像个城里人了，他一点也不怪罪从前不叫他爹，不但不怪罪好像还很不在乎的意思。保叔说，我在家里很想你，所以就来看看你。从前背过身去，对两个妹妹说，他是我一个亲戚，来看我的。

从前的话在保叔的心里狠狠地抓了一把，这一把开始是痒的细的尖的，但慢慢地就变得柔了湿了痛了。保叔没想到从前会这么说，保叔身不胜酒的笑脸一下就凝固了，结了冰。

保叔只在城里住了一个晚上就回了客里山。

保叔是在从前去学校上学后走的，从前的养父养母客气地挽留保叔多住几天，说什么才来这里，就回去那成呢？保叔就说，家里的活太多，只剩下从前他娘忙不过来，得回去。养父养母看留不住他，就让保叔坐了客车回家了。

保叔走时给从前留了一双布鞋，他知道从前不愁鞋穿，但这是从前他娘的意思。从前的娘身体很虚弱，这手工的活是攒着心劲做出来的。每一针都是用了心用了情。用了一个农村女人最素朴的爱。

保叔回来的那个晚上，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

保叔长得很健壮，很少得病。六十多岁的人了，看上去像个年轻人一样。但保叔的眼睛有问题，一到天色将晚就无法看清了，只能摸黑凭感觉走。

保叔的眼睛越来越不好使了，保叔晚上很少出门，天一擦黑，就早早上床睡觉了。有人去他家时，一片漆黑，人未到，声音先到。“老保，老保。”

一连几声不见老保回音，这人便又使唤，“老保，老保，娘卖屁的老保是困了没？”“个娘娘卖屁的死老保困这么早。”

尽管命运把他推上了低劣的环境里，但你很难看到保叔在生活里的暗色。

4 后来

从德宝制品厂一直往下走，从第三工业区走到了第八工业区。又从第十工业区走回到第五工业区，走了多远的路，后来已经不记得了。后来只记得阳光正在淡下来，天色越来越暗了。

无论是干什么，后来都要不顾一切地去干了。

后来已经没有了选择，他已无路可退了。

在第五工业的铁皮屋里，尽管铁皮屋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门，里面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床，整个房间里就只有一块被废弃了大木板，算是房间里惟一的家伙了。尽管环境和条件是那么的差强人意，但毕竟有我们三个人。大家都不觉得有多么苦。至少还可以苦中作乐。他们把这块大木板抹干净，下面垫了几块砖头，铺上新买的席子就算是一张可以安身的床了。房间里的灯光暗得看不到对方的脸庞。每到晚上，蚊子成群结队地侵扰着我们三个人。有时半夜被蚊子咬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

那些做面条烧烤小摊生意的人常常在凌晨回来。回来了声响弄得很大。做这种生意不是一家两家，有好七八家的样子，这些声响叠在一起，把整排铁皮棚屋都撑起来了。有人就会忍不住发出牢骚：妈的。真是吵死人了。我们隔壁有一家也是做小摊生意的，是一对年轻夫妇。女的长得还是蛮好看的。有时凌晨在房间冲凉，声响弄得过重，把我们弄醒了。她们房间的灯光是自己换上去，特别亮。从各个铁皮的缝隙里射进我们的房间里，射到我们的床上、身上。铁皮屋是千疮百孔的，穿越的灯光就像天上的星。在我们的房间里星罗棋布。不知是赵客车还是胡周圣起来撒尿无意从缝隙里窥见了女人的身体。赶紧压低声音散布了这个消息给我们。三个人从不同的缝隙里窥见了这惊慌失措的一幕。这三个未婚男人那一夜沉浸在了难以想象的高度兴奋之中。后来看到在黑暗里赵客车偷笑时无法遮盖的一排牙齿，是那么的白净。

有时候睡不着，趁天色还早，他们就到外面去闲逛。看到广场上露天舞吧里那些像年轻人一样轻歌曼舞的大伯大妈在翩翩起舞时，他们都陷入了另外一种乡愁里。他们三个人都心照不宣地想起了自己父母亲，想起了他们在地里干活的苦和累。胡周圣说，我们一定要在深圳这个地方混出一点样子来，把家里的老母亲接来深圳看看。胡周圣说这话时，他们三个人的眼睛里都是湿润的。母亲在他们的生活里成了一块心病。他们天真地认为，只要能找到工作，就可以把母亲接来深圳看看。然而，残酷的现实就在他们天真的附近。

那段日子苦不堪言，但他们还是在困苦之中自信地挺着。每天他们都花三元钱买一个盒饭，有时候，为了节省钱，后来和赵客车两个人分着吃。吃完了他们就对着自来水猛喝。他们知道自来水喝了对身体不好，可那时他们已顾不了那么多了。他们还调侃说：只要善良，永远健康。他们热爱深圳的那份狂热现在想来真是不可思议。在蚊子大军“四面楚歌”的夜晚，后来的身上到处是蚊子“亲吻”的痕迹，可后来还那么信誓旦旦地说，哪怕在这里搞建筑，我也要留在深圳。赵客车和胡周圣也会马上附和说，是啊是啊。

我和后来一个宿舍。他和我共用一个铁架床，后来睡在我的下床，我睡在后来的上床。

集体宿舍里不仅仅热，蚊子也特别多。老板为了节省开支宿舍里通常是不装风扇的。连晚上的电也是他妈的到了时间就自动熄火的那种。它才不管你睡了还是没睡了。电灯一熄，那些埋伏在四周的蚊子就开始纠集了起来，四面楚歌。他们进行的就是义愤填膺的大合唱。好像在唱：喝血，喝血，喝这些打工人的血。嗡嗡地挨近你的身体。在你营养不良的皮肤里深深地就是一个亲吻。把你吻得咬牙切齿。但你也拿它没办法。你动一下，他就飞了。

为了对付这些蚊子的夜骚扰。很多人都是有备无患地的挂出了他们的蚊帐来。全宿舍的人都有蚊帐，就我没有。一个人在外面走来走去，这下好了，因为走廊里有灯，加上又有风，所以蚊子自然就少了。实在无聊，就在宿舍门口就着走廊的灯乱涂鸦起了画来。后来是在起来拉尿时发现我没有睡觉的。后来问我为何不睡，我说睡不着。后来回头一看我的床，才发现我

没有蚊帐，明白了几分对我说，你是不是怕蚊子咬呀。我为了顾全面子，说不是的。

一连几天，后来看到我老是这样。就硬拉我跟他一块睡了。那个晚上的月光特别好。比走廊的灯还亮。后来有个习惯，老是爱半夜起来放一次水。放了水就能睡到天亮。那个晚上我画的是自己的速描，我是对着自己的照片画的。后来看了后说我是个人才啊。画得太好了。这么好的人才居然出来打工太浪费了。就是在那个晚上，我和后来的感情有了进一步的提升。我也是在那个晚上睡进了后来的床里。那一个晚上我和后来谈了很多的话。

我谈到了我是怎么出来的，谈到了我和客里山的从前，谈到了路途中的这一切。

当我穿越少年的铁轨，把自己抛下火车的那一刻，生活告诉我，你终于抵达南方了。而我现在要去的这一站就是离广州不远的一个陌生城市，叫深圳。这正是从前打工的根据地，也是客里山人的集结地。我很喜欢这个陌生的城市，它让我少年的身体充满了莫名其妙的神采。在这座工业密集的城市里，我有许多同一个村的老乡，有卫铺、帅劳、老亮……那时候，他们都还是单身，有着使不完的青春热爱。见到漂亮的女工友就忍不住吹口哨，打呵呵。我最崇拜的当属从前，他可以用两根手指弯曲含在嘴里，吹出清亮好听的口哨来。我曾模仿了无数次他这个令人艳羡的动作，时至今日我还是没能学会这种能响彻云霄的口哨来。

你无法猜想到陌生的路途对于一个少年的冒险。我被几辆黑大巴像卖猪仔一样卖来卖去，最终在夜色时分看到了深圳。而一到深圳，我就碰到了几个不三不四的人左右围攻，他们出乎意料地掏出了水果刀顶住了我的屁股。掏空了我的衣服口袋，摸遍了我的全身之后，没有见到一分钱。其中有个人气不打一处来，在我身上狠狠擂了几拳。

话谈中我才知道，后来是从另外一个厂逃进来的，在原来的那个厂没有赚到一分钱。把主管的新单车很便宜地当废品给卖掉了，才买了饭盆和洗刷用的毛巾牙刷香皂等。

那个晚上，我在后来的蚊帐里睡了一个踏踏实实的觉。

4 从前

时光仿如梦境，映照了身体里遗忘的细节和忧伤。

我问从前，这些是真的么？从前说，看你管呢？这句充满了客里山语气的话并不矛盾，却让我一度陷入了自我的矛盾之中。这使我不由得想起了从前和我在哥哥塘洗澡时的情景，他拿着那块刚从深圳买回来的 XX 薄荷香皂。（我已经记不得是什么牌子的香皂了。）在身上不停地涂抹着、揉擦着、香皂薄荷的清香被他的双手轻描淡写地制造成了一个一个的气泡。这一个又一个的气泡从他的皮肤上飞了起来，在微风里舞蹈，在阳光下轻盈，最后隐身于万物的风情。从前边擦洗着香皂边眯缝着眼睛朝我看，他一下子来了雅兴，朗声地念了一句：用我的矛戳你的盾，结果会怎么样呢？听到这一句，我“噗哧”一声乐了。从前见我笑了也深领其会似地呵呵地笑了起来。因为这一句，我很快就想到了老先生。老先生并不老，还很年青，是我的亲二哥。有段时间为了背诵课文，经常可以听到他在我家屋门前的竹林里高声朗读的这个句子：“用我的矛戳你的盾，结果会怎么样呢？”后来，成了我们谈笑的经典名句。老先生要是与人在下象棋或打字牌，为了一个棋或一张牌拿不准，冥思苦想时，这下棋的和打牌的人就会搬出他那句：“用我的矛戳你的盾，结果会怎么样呢？”老先生就会自己闭不住笑说，当真瞅你烦死。听到从前提起这句，我就想起许多的内容和趣事。于是更是觉得好笑。从前一见，也哈哈大笑起来。

在我的印象中，从前是个很有趣的男人。每一次从深圳打工回来的时候，都要给我买一些写信的稿笺，稿笺上端印着“深圳经济特区”六个红色的大字。还会记得给我买一些书回来看，我记得他老是喜欢买一些像罗曼·罗兰、席慕容、三毛、琼瑶等作家的书。他还会买一些像《教你怎样写情信》、《写信的方法和技巧》、《流行歌曲大全》等特别的书。这些书在我少年的客里山像一盏点亮的灯，照亮了未知的别处。

那时，客里山院落里很多户人家都已通电了。只剩下了为数不多的几户还在点煤油灯。从前家就属于那为数不多的几户之一。因为从前的归来，从前家很快便拉上电线，通了电。有了电灯，潮湿暗淡的房间里一下子就明亮了许多，温暖了许多，也感觉宽敞了许多。他们围坐在桌凳旁，围拢着新奇的光亮兴奋着、议论着、看着探着想。从前的弟弟及家人感受到

了黑色相遇的美妙。问从前，深圳的电灯是不是多得数不清？从前在电灯下，喝了几小口烧酒后，很神气地反问他的弟弟，看你管呢？末了从前又说，深圳你悟起是哪里？那是改革开放的经济特区，那里的电灯多得像牛毛哩！五彩缤纷，哪种颜色都有哩，晚上好多电灯都是不关的，照到天光去。从前翻开他带回来的书，在《罗曼·罗兰小语》一书的扉页上有一行圆珠笔写的字：黑色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开首我还不知道这是顾城的诗，我还以为是从前写的。从前说，这是一本旧书，这是我从旧书摊上买回来的二手货。从前指着这几行字问他弟弟，这句话很有味道呢，你管味么？弟弟也不懂具体的味是什么，就不断地点头说，味。味。味得很哩！从前用少年少有的经验和成熟的眼神切了他弟弟几下。似乎是从他浓厚的孩子声里获得了快乐的感觉。

有了电，从前家低矮灰暗的土砖屋自然就好看了许多。亮相了许多。家乡的黑夜因其黑，才使得电灯是那么的光亮动人。它们用了人类未知的命运获得了那份惊奇的快乐。

5 后来

工厂里的生活要多苦就有多苦。工厂的菜就像煮出来的猪食一样，难吃得要死。菜里面几乎是没有油的。但难吃还得吃，不仅要吃，还吃得特别多。人就是这样，生活越苦吃得越多。

这家工厂里菜基本上就是一个调子，两块薄薄的肥肉，外加一点豆芽和青菜。

每餐打一钵饭根本就吃不饱。怎么办呢？我就叫食堂的师傅给加多一点点。后来不仅吃得多，还吃得特别快。一碗饭哗啦哗啦几下就空了。好像不是吃进去的而是倒进去的。我说后来你的咽喉里是不是装了倒饭机器啊。饭吃完了就得加。可厂里没有规定还要加饭的。

为了多加一点饭菜，我和后来想了很多办法。我们开始是做好下班的提早准备，下班铃一响，跑在最前面的两个人肯定就是我和后来了。跑在前面确实好，他们打汤的时候，汤里竟然有诱人的肉片啊。而且不是一片，有时是好几片。有的甚至比菜里的还肥胖。可这样的运气过了几天就改变了。那个给我们打饭的阿姨换了一个新的，是个肥婆。不知她是不是对肉

很敏感还是什么原因。她居然把那些舀出来的肉又倒回了桶里，只剩下白花花的汤在勺子飘荡。再倒进我们碗里时，已经是汪洋一片了。但我们还是不信邪，我就不信捞不到肉片。后来又重复来一遍喊到，再加一点。那个刚刚深入一勺的肥婆拿眼一扫，很不情愿地又加了一勺。这一下，运气还真不错。总算有了两块肥肉在水里动了起来了。一看到有肉了，后来就信心百倍地跑来问我，你汤里有没有搞到肥肉。我说没有啊。后来说，去，叫她再加一回汤，说不准会碰上几片的。

我终究还是没有去，顾忌面子。

后来的一个高妙的创意我和他终于在标致厂享受到了饭菜的最高礼遇。我们两个人吃了四个人的饭菜。得到了双倍的厚爱！

这个伟大的创造让我对后来这个人有了新的认识。

创意的核心就是饭卡。

因为标致厂打饭是用饭卡打的。每打一餐就在饭卡的空格栏里用圆珠笔划一个勾。划了这个勾，你就没有机会再去打饭了。但聪明的后来却用天才般的思维硬是从这张饭卡上，从这张饭卡的勾上找到了创造才能的机会。他想到了用刀片把饭卡上的勾给割除。他沿着这个勾，用尽一个人的心血不动声色地用刀片，小心翼翼地非同一般地薄薄地挥动着刀片，薄薄地割划着。待他割完后，他发现勾没有了。留下的是空白的方格。为了不让别人更多地发现。他还是把饭卡弄成了褶皱。把他折了几折，以免饭堂的人怀疑，再故意用手乱揉擦一遍。然后用一些油再涂抹一下。这下就更看不出来了。

当后来非常顺利地重新打回了一碗饭时，我在他的建议和游说下也心动了。实践证明，我也顺利地打回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饭菜。这个伟大的点子一直是我和后来的专利，因为这个共同的合作关系，我和后来成了真正的朋友。不再是单纯的打工朋友，而是兄弟了。

这样的风平浪静我们持续了一个月，后来，后来又传授给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却又传给了另外一个人。慢慢地，很块整个工厂的都这么大胆地干了起来。我担心这样下去肯定会出事的。果不然，这些后来的徒弟由于技术上的不过关给发现了。这一下，凡是被不幸抓获的，都统统没收了饭卡。张贴了公告。罚了款。公告栏里明言到，凡再这么弄虚作假的人，一律开

除出厂。扣一个月的工资。这样一来，他们的“幸福生活”宣告破灭。

当后来走到最后第五工业区的一家玩具厂时，门口居然有几行用香港笔书写的字体：急招仓库杂工一名，能吃苦耐劳。后来掏出了身份证，对保安说，我应聘杂工。保安看了后来一眼，就把眼光收了起来，理都不理他。后来以为他没听懂他的话，后来又问了一声，我是来应聘杂工的。保安说，是你？后来点了点头。保安瞄了他一眼，挥了挥手，示意后来走开。你干不了这个。保安一定是看到后来的个子小，脸上又架着一副眼镜，肯定不是干这个的料。保安还顺势把窗玻璃也关上了。后来又去敲了敲，保安无动于衷。后来再敲时，保安一把推开了窗子，来了火，你想干什么？我想应聘杂工！后来用了很响的声音，这是后来最后的一个机会，他必须抓住他。

天色已经越来越暗了。

5 从前

谁能想到，三年以后，客里山抱养的从前还是回来了。

从前回来的时候，保叔正弯着腰在田里犁田。从前跑到田埂上去喊保叔，从前喊：爹。保叔回转头来，看到了田埂上站着一个人，是从前。这一声爹让保叔悦了目甜了心。他很高兴，真的高兴，高兴得很哪！一扬手就给了牛一响鞭：呵斥。保叔本来是应该是让牛停下来的，是应该喊咦的，但却喊出了呵斥，害得牛猛地一提蹄子，在水田里跑了起来，掀起了一片混浊的水来，尾巴扬起了一片翻腾的田园景色。保叔知道刚才因为激动喊错了，接着马上又喊了几声咦咦咦。牛就停了下来，犁就刹住了。保叔露出了一些缺席的牙齿，憨态可掬地说，你回来了！

从前站在田埂上，和淡蓝色的天空映在水里。

从前看着越来越老的父亲，看到他布满皱纹的笑，突然很难过。

从前嗯了一声。这一声却让从前有了万千的情绪和感动。

保叔说，等我犁完这两圈，完了我就回去。

从前说，爹爹不要犁了，家里还有人在等你回去。

保叔说，你爸爸妈妈他们也来了吗？

从前听到自己亲生的父亲称呼自己养父母为爸爸妈妈时，心里却又有别样的滋味。有点暖暖的温又有点寞寞的寂。

从前嗯了一声。

保叔就又刹住了犁。把长长的牛绳子栓在了田边的一棵梧桐树旁，上了田，洗了脚。从前说，爹爹，我以后就在家了。保叔说，在家里好，你想住多久都可以，反正回来了就多住些天。从前想爹爹误解了他的意思，就又说，我以后再也不会去城里了。

保叔开始还是笑眯眯的，听了这句话才明白了从前话里的意思。

保叔问这是怎么一回事？

从前说你到了家里他们会跟你说明白的，从前说的他们就是养父养母。

于是保叔和从前两个人都不再言语，沉默地朝家里走去。保叔很想知道他们为何不要从前在城里了，难道是从前不听话吗？是从前读书成绩不好吗？保叔的心里千头万绪的心事在搅动着。

从前的心里也是复杂的，从前想，回来了，就再也不可能读书了。从前马上就要念初中了，他在全校的成绩是数一数二的，是班上的尖子。从前这几年在城里已经适应了城里的生活，现在又要回到农村来，从前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从前一直在心里想，难道我就这样了吗？从前的心里比保叔还要复杂比保叔还要矛盾啊！

从前回来的原因很简单，也很无可奈何。因为计划生育。

从前的养父是这么对从前说的，我们带了你几年，我们也是有感情的，其实我们也想把你留下来，但是留下了你和你妈妈就会被革了职，没有了工作我们就只能回到农村去。如果我们为了你又回到了农村，我们也不能供你好好读书，我们自己的生活也难以养活了。既然如此，我们还是决定送你回到自己的家乡去。

从前的泪水就流了下来。

从前看到了养母的眼泪也流了下来。

从前是一个能吃苦耐劳的人。我一直觉得在干重体力活方面他比我早熟得多。我还在小学里念初小的时候，从前便无师自通地爱上了武术。用客里山的话说叫练打。从前在他睡觉的房间里挂了一个沙袋，他一般只在清早和晚上练功。每天天才蒙蒙亮他便起床来练沙袋，对着沙袋拳打脚踢，嘴里发出呵哈呀的发狠声，剩下的就是他手脚碰撞沙袋的梆梆声。有几次他把手打乌打青打肿还打出了血。可从前不在乎，一点儿也不怕。他说，

练打就要像少林寺里那些练功的人一样，要打出血来也能坚持练，这样才能练出效果来。他的话轻描淡写，却沾染了风和雨的深厚。有一种亲信的安静，自得其乐的残酷。

从前除了练打沙袋，还练习其他的门类，用手掌剁砖，砍瓦砾。开始是一块一块砖剁，一片一片瓦砍，慢慢地就三块四块五块六块砖来，七片八片九片十片瓦来，甚至越来越多地练打。从前还跑到隆回和石江一些书摊上买了一些《武术》《功夫》等练打的杂志回来看，没事就照着里面的招式摆弄一通。练得时间长了，也练出了一身结实的肌肉来。后来多年在深圳打工，什么样的活都干过，什么样的苦都吃过，结实的肌体和健康的体质使漂泊许多年的从前从来很少生病。一直在深圳健康地生活着。像充沛的阳光照亮了异乡的每一段小插曲。

从前那饱尝了疼痛的功夫素养，也使他有了更勇猛的锐气和一股深藏身体里的霸气。在后来的南方，有客里山的人曾亲眼目睹了从前赤手空拳面对好几条汉子手拿铁棒的群起而攻之时的临危不惧，他有条不紊地用自己的胆量和实力征服了对方，打败了敌人。他们在从前的勇往直前里落荒而逃。

从前的英雄壮举很快赢得了在工厂里打工的姑娘们的青睐，她们对他充满了好感。连老板的情妇也对他风情万种。那时，从前刚好还买了一部南方 125 摩托车。每天风驰电掣地行驶在上下班的路上。老板的情妇对他好像充满了意思，天天要坐他的摩托车去兜风。那时候的从前可真是骄傲得忘了自己。还没等他品尝到这风情万种的意思，从前连同他的摩托车被城市工业的残酷给抛弃了。他蹲在人来人往的招聘栏旁，若有所思地抽着特美思。特美思。这香烟的名字特有意思。

听从前说，他在深圳什么样的苦都吃过，什么的活都干过。我想，厉害的从前，肯定是不容易怕过事的。可有一次，我还是在客里山听到了关于从前的坏消息。说一些社会上的“混混”“烂仔”在建筑工地上敲诈勒索了他。还把他打伤了。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很是伤感。我问过从前，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你那么厉害，还要怕别个么？从前说，不是怕，你不懂，在外面的人太复杂了。能忍则忍，还是少惹为好。一个两个我不怕，可是怕的是很多人找你的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忍一时风

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那个时候从前就有了这样的悟性，真是不简单。

6 后来

胡周圣和赵客车两个人都进了厂后，后来也终于找到了工作。他进了一家相框制品厂。

当后来把身份证小心翼翼地递了进去，被确认招聘为流水线上的一名员工时，他长长地吁了口气。他紧握双拳，朝空气中跳起来踢了一脚，几乎用尽了全身最大的劲，只有他自己才感受到了空气的回应和力量。后来的心情原本是很糟糕透顶的，在找到了工作的瞬间里却又精神焕发了。

标致玩具厂有一千三百多人。

男女的比例是 1：9。除了货仓部、打杂的和保安外，其他的差不多都是女的啦。

我怎么也没想到，我宿舍墙上的一幅自画像，却在无意之中引起了一个人的好奇，这个人就是后来的女朋友。张开花。跟后来一个乡的。她是质检部的统计员。有一天在打卡时她主动问我的名字，问我是不是喜欢画画，我都对她说了。她看上去很高兴。在我打完卡去仓库里上班时她特别跑来要我给她画一张照片。我满腔热情地答应了她。这是一个异性给我的第一份鼓励和称赞。这当然是令人兴奋的。

那个晚上我竟然在后来的床上偷笑出声了。

我一直很欣赏后来的性格。敢说敢做人又有趣。每一次张开花来宿舍找我时，都是后来去帮我说话。哪知道这个后来得知张开花是老乡时，居然用他的家乡话与她套起了近乎。几乎是在我用尽了心血和才华为张开花画好了她的那幅画像时，张开花却把热情转换到了后来的身上，他们有说不完的话题，后来张开花就不再来找我了。来到宿舍就用家乡话问我，你看见偶滴老乡后来了么？

后来用他非常丰富的家乡方言赢得了他的爱情。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6 从前

马灯下的娘，一边用切刀在咚咚地切着猪菜，一边用嘴巴子咀过不停。马灯挂在栓牛的牛栏门柱上，风把马灯一会吹得很亮，一会又吹得很暗。

马灯在明亮和暗影之间摇晃，像一盏朴素的蝉。

对于故乡，对于客里山，对于那种真的活过，蕴含了幸福和苦涩的感觉。一个人的少年经验及记忆会在以后的生活里起着重要的作用。

时光瘦了远行的路。

从前一下子就到了深感不安的年龄了。许多像从前一样的年轻人早就已结婚生子了，孩子也可以上街去打酱油了。可从前呢？从前满不在乎的身体里埋藏了谜一样的生活。这个在爱情和婚事上迷了路的男人，至今还打着光棍。从前却还像个孩子，充满了天真和理想。没有人深谙他的天真，没有人懂得他的理想。他在他构筑的世界里简单而快乐地活着。

从前回到客里山的第二年还去看了养父养母。

从前给他们捉了一只下蛋的老母鸡，因为从前知道，两个妹妹都爱吃鸡蛋。从前怕鸡在路上饿着，还在米桶里抓了一把碎米放进自己衣服的口袋里。鸡被装在一个蛇皮编织袋里，只留了一个小洞给鸡透气用，鸡时不时地从小洞里拿嘴啄从前的脚，从前就把脚移开了，鸡再啄，从前就轻轻踢了一下鸡，鸡就受尽委屈地在蛇皮袋子里喊：哥打我，哥打我。

从前吃完了中饭就说要走了。养父母就留他，想让他多住几天。从前真的很想留下来多住几天，哪怕一个晚上也好。但从前越是想留下来却说我得回去了。爹爹他们还在家里等我呢。

养母还想留，养父却开了口，回去也好。在家里好好帮爹妈干活。

从前本来还想留下来的，听养父这么一说，知道再不能留下来了，连一个晚上也不行了。从前就起了身，推开了养父母家的门。养父母叫从前再等等，还有东西给他。可从前像没有听到似的，飞起腿来就跑，从前像一个奔跑的鸟。

等养父母追出来时，从前早跑远了。从前其实并没有跑远，他躲在养父母站立的桥底下，养父在桥上喊：从前。养母在桥上喊：从前。从前不发一言。泪水浸透了眼睛。

养母说，都怪你，你留他住几日有什么关系？要说那种话？

我说哪种话？养父好像生气了。

养母说，多好的孩子啊！

养父说，走了也好。你以后写信给他，叫他别来城里找我们了。

养母说，他来城里有什么错？

养父说，现在管计划生育的人老盯着我们，还以为我们送他回去是假，想抱养他是真呢？

养母说，他们管他们的计划生育。我不怕。

养父说，你不怕我怕。

有一次从前去城里，从前看看时间还早，突然想去看看城里的养父母和他的两个妹妹，他们就在这个县城里。从前买了一袋水果去了他的养父母的家，从前敲了敲门，门开了，站着的是他的大妹，大妹小声地喊了一句：哥。从前问，爸妈在吗？大妹说，妈妈回了乡下，爸爸上班去了。大妹问，哥。你还读书吗？从前说，不读了。打工了。这时小妹走出来，看了一眼从前，假装不认识似的，像对她的姐姐又像对从前说，爸爸说了不许跟外人说话。从前想笑却没有笑出来。

7 从前或后来

保叔的孩子从前不知为何一场重感冒后，大脑就变傻了。从前的姐姐有时候打电话回来，电话一般打到邻近我家，有时候保叔不在家，我就叫从前接电话。从前一脸茫然地握着电话，泛着痴痴的眼神看着你，我说，你说话呀，是你的姐姐打回来的。他就笑了起来，没有一点感情色彩的笑，让人顿觉凄凉。他露出堆满黄垢的牙齿，惊奇地小声嚷道：哪个？是哪个？电话那头的声音很清楚地在喊道：从前，从前，我是姐姐。从前赶紧把电话挂了，颤着身子跨出屋子边笑边很严肃的样子，自言自语道：世道乱了，从前被捉了，哪个缺德的想害我屋里的从前，哪个少教门的想害我屋里的姐姐。

保叔做工回来，知道了有电话，我告诉他女儿约好时间会再打来，保叔就吃了饭一直守着电话机，聚精会神地盯着机子响起。那份对于生活的执迷让人有了无言的感慨。

许多年过去了。保叔还是那么地神气地在干着活。保叔的笑容仍然可掬，身子还是那么的硬朗。保叔依然可以从院子的农田水井里挑满一担满满的水回来，但沿路要歇息几次，到了家门口已是气喘吁吁了。

与我南下的从前后来也联系上了，听说因为嫌疑操纵妇女卖淫而被警

察抓了。

打工途中认识的后来，我离开那家工厂后就失去了联系。也不知他是否过得还好？传闻后来与张开花最后没有谈到一块去，因为听人说，张开花以前在发廊干过那种事……

我离开家乡在外面打工，很多年没有回过客里山了。有次回家去保叔家时，保叔说，你已经蛮多年莫来我屋里坐了啊！我就笑笑，给保叔递去一根带把的高级过滤嘴香烟，保叔拿着递给他的烟，来回看了看，放到鼻子里闻了闻，说，嗯好，抽你的好烟！说着又用袖子去揩凳子上的灰，用普通话的神气讲地道的方言：来嘛，坐嘛！后面的坐嘛的坐字仍然是第四声，听来还是捉嘛。我把一整包上好的纸烟递给保叔，保叔激动地把一双长满老茧的手挡住说，“这哪里成体统，一包要几十块，我抽一根就可以了！”我的手接触到保叔的手，感觉像被刀片吓了一跳，很疼。

发表于《作品》2021年9期